

· 书人文丛 ·

施蛰存

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，结束战争。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，但使上海的经济、文化、民生，都遭到很大的破坏，所有的文艺刊物，几乎都停止了。

日本军队撤退之后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，文化出版事业正待复兴。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、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，以发展书局的营业。这家书局，在“一二八”战争以前，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，如《拓荒者》、《大众文艺》等，都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。在官方的压力下，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《前锋》月刊。这个刊物，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。

序 跋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

施蛰存序跋



东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施蛰存序跋/施蛰存著. -南京: 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03.3

(书人文丛·序跋小系/王稼句主编)

ISBN 7-81089-153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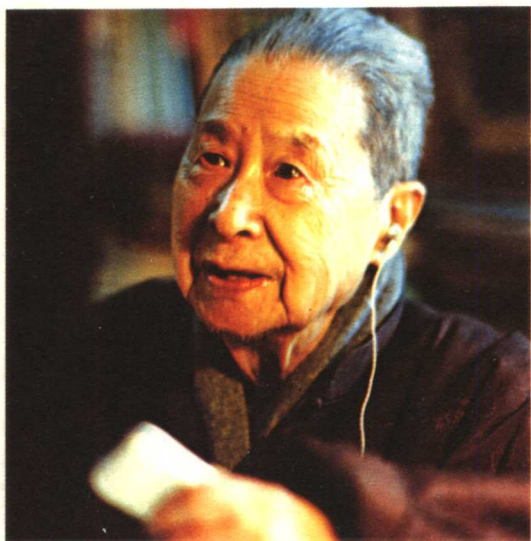
I. 施… II. 施… III. 序跋 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15010号

书人文丛·序跋小系

施蛰存序跋

- 出版发行:东南大学出版社
- 社 址:南京市四牌楼2号
- 邮 编:210096
- 电 话:025-3792327 025-3792214(发行部)
- 传 真:025-7711295(发行部) 025-3362442(办公室)
- 经 销:新华书店
- 印 刷: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- 开 本:880mm×1230mm 1/32
- 印 张:4.75
- 字 数:100千
- 版 次: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
- 印 数:1-3000册
- 书 号:ISBN 7-81089-153-7/I·1
- 定 价:144.00元(8册)



张其成

- 003 • 《现代》创刊宣言
- 004 • 重印全份《现代》引言
- 008 • 《中学生文艺月刊》创刊的话
- 012 • 《文艺风景》创刊之告白
- 015 • 《文饭小品》发行人言
- 018 • 《现代诗风》创刊号卷首语——《文饭小品》废刊及其他
- 019 • 《活时代》发刊辞
- 023 • 《词学》第一辑编辑后记
-
- 029 • 《江干集》卷首语
- 030 • 《江干集》附录“创作涂墨”（代跋）
- 033 • 《娟子姑娘》序
- 034 • 《上元灯》自序
- 035 • 《上元灯》再版自序
- 037 • 《将军底头》自序
- 039 • 《梅雨之夕》自跋
- 041 • 《善女人行品》序
- 043 • 《小珍集》编后记
- 044 • 《灯下集》序
- 047 • 《待旦录》序
- 050 • 《中国现代作家选集·施蛰存》序
- 053 • 《文艺百话》序引
- 057 • 英译本《梅雨之夕》序言

- 060 • 《沙上的足迹》序引
- 063 • 《西游补》题记
- 066 • 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序
- 069 • 《金瓶梅词话》跋
- 071 • 《北山楼诗》自序
- 073 • 《燕子龕诗》引言
- 075 • 北山楼增辑《燕子龕诗》跋
- 078 • 《唐诗百话》序引
- 081 • 《词学名词释义》引言
- 083 • 《花间新集》总序
- 086 • 《词籍序跋萃编》序引
- 089 • 《宋元词话》序引
- 091 • 《云间语小录》序引
- 099 • 《十日谈选》题记
- 101 • 《一九零二级》译者致语
- 104 • 《妇心三部曲》译者序
- 107 • 《域外文人日记钞》序
- 111 • 《胜利者巴尔代克》译者引言
- 113 • 《称心如意》引言
- 115 • 《丈夫与情人》引言
- 118 • 《渔人》译者题记

- 121 • 《火炬》译者题记
- 123 • 《智慧帽》译者题记
- 126 • 《荣誉》译后记

- 130 • 编后赘语(沈建中)

→ 青年时代的施蛰存。

↓ 一九三七年在云南大学宿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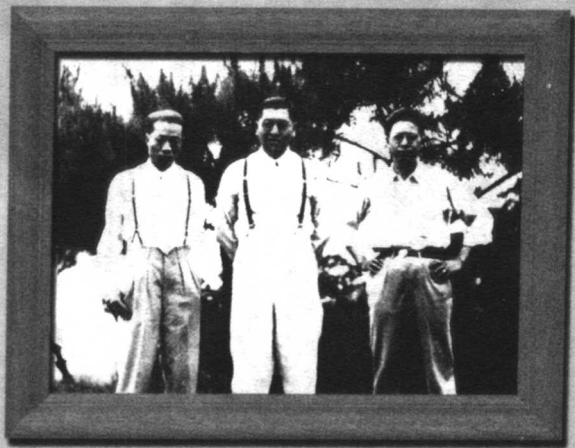




← 一九三九年在云南大学。

← 一九四零年在香港薄扶林道。

↓ 与戴望舒、周煦良在香港合影。



《现代》创刊宣言

本志是文学杂志，凡文学的领域，即本志的领域。

本志是普通的文学杂志，由上海现代书局请人负责编辑，故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。

因为不是同人杂志，故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、主义或党派。

因为不是同人杂志，故本志希望能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，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。

因为不是同人杂志，故本志所刊载的文章，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。至于这个标准，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。

因为本志在创刊之始，就由我主编，故觉得有写这样一点宣言的必要。虽然很简单，我却以为已经足够了。但当本志由别人继承了我而主编的时候，或许这个宣言将要不适用的。所以，这虽然说是本志的创刊宣言，但或许还要加上“我的”两字为更适当些。

二十一年五月一日

重印全份《现代》引言

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本军队在上海吴淞发动了侵略战争。以蔡廷锴将军为首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，阻止了日本军队的推进。由于蒋介石的畏敌保命，不惜卖国投降，不久就和日本军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，结束战争。这次战役虽然不到三个月，但使上海的经济、文化、民生，都遭到很大的破坏，所有的文艺刊物，几乎都停止了。

日本军队撤退之后，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安定，文化出版事业正待复兴。上海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、张静庐计划创办一个文艺刊物，以发展书局的营业。这家书局，在“一二八”战争以前，曾出版过几种左翼文艺刊物，如《拓荒者》、《大众文艺》等，都被国民党官方禁止了。在官方的压力下，他们又不得不出版宣传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《前锋》月刊。这个刊物，幸而被日本侵略军的一炮轰垮了。

现在，这两位老板，惊心于前事，想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文艺刊物，于是他们物色到我。我不是左翼作家，和国民党



→《现代》第四卷第一期“狂大号”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出版。



也没有关系，而且我有过编文艺刊物的经验，他们以为我是最符合于他们的期望的编者。当时，我和朋友们办的水沫书店已受战事影响而歇业，我闲着无事，就接受了现代书局的邀请，为该书局编辑一个大型文学月刊，刊名就叫做《现代》。

第一期《现代》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创刊，当时是上海惟一的文艺刊物。我在《现代》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个《创刊宣言》，说明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“普通的文学杂志”，而“不是同人杂志”。又申明这个杂志“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、主义或党派”。又说：“本志所刊载的文章，只依照着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。至于这个标准，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。”这些话，只是间接地说明这个刊物没有任何一方面的政治倾向，刊物的撰稿者并没有共同的政治立场。对于出版家现代书局来说，这样一篇《创刊宣言》是必要的，它可以保证不再受到因出版政治倾向鲜明的刊物而招致的经济损失。

“五四”运动以后，新文化阵营中的文艺刊物，几乎都是同人刊物。以几个人为中心，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组织一个学会或一个社，办一个刊物，为发表文章的共同园地。每

→《现代》影印合订本，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九月初版。

现代

第一卷

一个刊物所表现的政治倾向、文艺观点，都是一致的。当这一群人的思想观点、政治立场发生分歧的时候，这个刊物就办不下去。《新青年》、《少年中国》、《创造》，都可作为例子。我和现代书局的关系，是雇佣关系。他们要办一个文艺刊物，动机完全是起于商业观点。但望有一个能持久的刊物，按月出版，使门市维持热闹，连带地可以多销些其他出版物。我主编的《现代》，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，他们可以把我的辞退，另外请别人编辑。因此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的《现代》绝不可能编成为一个有任何政治或文艺倾向性的同人杂志。

但是，许多人一向看惯了同人杂志，似乎不能理解文艺刊物可以是一个综合性的、百家争鸣的万华镜，对于我主编的《现代》，总爱用同人杂志的尺度来衡量。早在一九三四年，已经有人讥讽这个刊物是不左不右、亦左亦右的混血儿。谷非（胡风）在《文学月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引“第三种人”的文艺观点来评论《现代》上发表的创作小说，好像巴金、沉樱、靳以等作家的创作都是遵循“第三种人”的理论创作的，显然他也把《现代》看作“第三种人”的同人杂志了。解放以后，有些文学史家、理论家，提到《现代》，有的说它是

“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刊物”，有的说是“一度以第三种人面目出现”，有的说它“提倡所谓‘现代’观念”，我觉得全不对头，他们中可能没有看到过全份《现代》，只好望文生义地说一通。不过，这也难怪，三十年代的刊物，今天已所存无几，一般人确是不容易见到了。

现在，上海书店愿意影印全份《现代》，这是一件大好事，我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已成为文学史陈迹的刊物，能向文学史家提供研究资料，看看这个刊物在当时文学界的作用和意义，给一个不多不少的评价。

全份《现代》，共计出版了三十四期。第一卷和第二卷，共十二期，是我主编的，它们可以代表我的文艺态度。第三卷第一期起，至第六卷第一期止，共十九期，是我和杜衡（苏汶）合作编辑的。第六卷第一期出版后，我和杜衡都辞去了《现代》编务，并脱离了现代书局。书局也经过改组，换了老板。《现代》由国民党派来的编辑主持，出了三期，维持不下去，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废刊了。上海书店把包括最后三期的全份《现代》都重印出来，可以说明，像《现代》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，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，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，而最后还是为国民党所不能容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

《中学生文艺月刊》创刊的话

在全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深刻化的状态之中，中国的农村更呈现着极度的不安和破产的现象。素来是辛勤地在田畴间垦殖着的佃农，因为五六元一石的米价实在不够他维持一年的生活，而同时膨胀的都市正在以较高的工资诱骗他们，便都不惜离开了曾祖或高祖租赁下来的几亩农田，梦幻似地投身到浮肿的都市里去；但是都市又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劳工，于是有若干的劳动者被弃于失业的街头。就因为农村经济的破产，失业人数的激增，加以内乱频仍，外侮煎逼，整个的中国社会便暴露出陆危的状态。——在这种陆危的情势之下，一九三三年拖了它黑暗的阴影逝去；也在这种陆危的情势之下，到来了一九三四的新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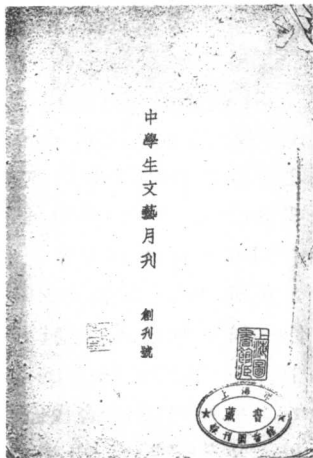
关于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政治和经济，在许多报章杂志上已经有详细的清算。但是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文坛，却至少在这里可以简略地检视一下的。在刚才逝去的一九三三年中，正如一九三一以至一九三二年中一样，文坛是显得异常的沉寂。而就文艺创作之不振，更有甚于过去的几年。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，所谓文艺创作之不振，显然是以质作评价的；过去的文艺作品的量，其实也不谓不多，只是缺少惬意的作品，于是就感觉得文坛是颇为落寞了。而一九三三年的不振，简直连量也贫弱得很，更遑论差强人意的作品。书店拒收文艺的

↓ 《中学生文艺月刊》创刊号，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。

稿件，杂志刊物拒载艺术的创作，在表示出社会对于艺术的漠视，而陷艺术创作于一蹶不振的深渊中。但是艺术创作之所以不振，却也并不是出人意表的事，反之是历史的过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。因为社会经济的衰颓，一般的购买力显见得异常的弱小；书贾们看清楚利润之所在：与其印那些销路不好的文艺书，毋宁发行些利润较厚的教科书之类的书籍。结果便形成艺术创作之殒落。同

时，艺术的作家们感受着社会经济的影响，生活的阴影威胁得他们不安；作家们固亦看清楚谋生之法术：与其写那些不受书店或杂志欢迎的艺术作品，毋宁弄一些足够赖以生活的工作。结果便是既成作家之渐趋沉默，和新进作家之不能抬头，必然地形成了艺术之不振。在一九三三年的年尾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艺术之不振已成了无庸讳言的事实。

然而，艺术之不振，固足以指示出艺术就没有客观的需要吗？那是绝对不能这么肯定的。艺术作品之量的贫弱，和作



书
人
文
丛



家之沉默或潜蛰，事实上只能指出创作不振的成因或现象，却绝不能推测到文艺之根本没有客观的需要这个结论。反之，一般读者之渴求文艺作品的发行，和一般新进作家之不断地在埋头写作这些事实，指明文艺还是有它客观的重要性的。所以，购买力虽被社会经济影响而转成弱小（其实在中国本来就并不大啊），而阅读文艺作品的群众，却无疑地已大量地增加；发表文艺作品的机会虽然颇为稀少，而埋头写作的群众却也无可隐讳地骤添了不少。何况当前的中国情势中，——我们的破产的农村，我们的浮肿的都市，尽有着不少的好材料可以供给我们描写呢？文艺既有这种客观的需要，对于文艺之振兴，自然是一桩急迫的工作了。

所谓振兴中国的文艺，是不是单靠那些既成的作家呢？那是不能的，甚至我们觉得那最大的责任，还应该在新进作家的身上。那些既成的作家，有的已老了；有的纵然没有上年纪，但是生活既已干枯，题材似已涸竭；惟有我们新进的作者，正很年青，正很勇敢地在生活，正可以负起这个当前的巨任。但是我们并不丢下那些既成的作家，他们有的是写作的经验，有的是刻苦地生活过来的经验，正可以指导我们去写作，去生活；他们在某一时代，本也是振兴——甚至是创作新